# 柳亭詩話

# 柳亭詩話卷十五

目次

# 柳亭詩話卷十五

山陰宋長白著

## 消夏灣

姑蘇消夏灣相傳爲吳王避暑處范致能詩蓼磯楓渚故離宮一曲清漪九里風縱有暑光無處著靑山環水水浮空高季廸詩涼生白苧水浮空湖上曾開避暑宮淸簟疏簾人去後漁舟占老鄉陰風二詩韻脚既同風神亦似宛如倡和之作

## 雁蕩

游永公曰雁蕩在甌山中外觀不見故康樂好遊亦不識此

沈存中記曰雁蕩爲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籍未嘗言之

謝康樂守永嘉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至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人始見焉按懷素與律公書雁宕諾矩羅尊者所居在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花名是此人已識之矣呂文靖詩往年遊海嶠上徹最高層雲外矩羅宅竹間忽見僧虎蹲臨澗石猿挂半巖藤何日重相訪紫芝許再登自宋以後其名大著

雙魚 見蜀都碎事

渝州鐙澗上流有石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銜蓂草一銜蓮花有石秤石斗在旁土人云現則年豐郡城王與之過此有詩曰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關萬里餘二

十六鎮密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學士問阮亭有漁洋集

漁浦

謝康樂富春渚詩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十道志云漁浦在蕭山縣西三十里舜漁處也按定山赤亭皆在江中自宵達旦可至富春潮汐未及故曰遡流丘遲常發陶滸渚斷但有詩並無言及舜事者陸務觀絕句云剡廬處處是新詩漁浦江山天下稀安得移家常住此隨潮入縣伴潮歸當是從嚴陵放舟順流而下也十道志疑屬附會

魚䕼

松陵詩三泖涼波魚䕼動五茸春草雉媒驕注謂䕼與網罟之設同徐廣曰罾表標位也疑即今之魚斷媒謂野雉雉以誘雉者昌谷所云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是也

三泖湖名五茸地名並松江

姑惡　梅聖俞有四禽言　蘇子瞻有五禽言

姑惡鳥名也相傳上世有婦人見虐於其姑結氣而死化為此鳥詩人鈎諧入禽言來元成有何云不改其常稱曰姑字之既名曰惡求只以春秋家書法之妙

即於此見之

周周

阮步兵詩爽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啣羽蛩蛩亦念飢周周見韓子首重而尾屈必啣羽而飲於河蛩蛩善別甘草而不能行蹶鼠能行而不能擇食乃負蛩蛩以行得食則分啗之爾雅名爲蹷

五色鳥

澥奇筆談曰成化庚子八月初二日杭人李東崖偕同輩殷入文廟忽有五色鳥集于明倫堂凡二日乃去李賦詩曰文彩翩翩世所稀謝堂飛止正相宜祇因覽德

來千例不爲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入同上
欲泉池青錢入選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李以
易經發策甲辰廷試遂魁天下李名旻歷官吏部侍郎
綠藏山金臺紀聞學
字于陽與沃論獄日

白翎雀

吳立夫聽彈白翎鵲歌云東海來西海去而楊鐵崖則
曰西極來鐵崖小序謂能制猛獸尤善爲鷙而張光
弼則謂生來毛羽弱其曰西洲乃人火候亦能以絲音
代禽聰者即鐵崖所謂世皇令伶人製調而譜入琵琶
者也張思廉又云教坊列手碩德閭伶街開北太平樂

當是火初撥此技而受其傳也王原吉亦嘗沿但見聞此曲曰何其末有孤婺悲怨之音耶又與鐵尾鄒林端人之說不符虞伯生趙天錫俱有此歌則非琴而琵琶之殺無聞余嘗登賀蘭山頂見此物許詩擬稱爲桓城者近是崔鶚五所碩一作石

浮石潭

衢州浮石潭在府治北五里有石高丈餘大漲不沒白樂天酬張使君詩浮石潭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張時刺衢也

浮山

浮山在盱眙縣西一百四十里北臨淮水山下有穴去水丈餘水長即浮水落如故上有浮空亭宋拟詩人言此地是蓬宮升降隨波與海同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木浮空夏禹使庚辰鎖無支祈以鎮水患即此地戎幕閒談載李公佐嘗揚御所說甚詳乃詠秦中李陽乘或謂明太祖嘗探而觀其形力踰九象又云宋藝祖事俱未確李肇國史補無作證

殷江公西湖詩止一首葉石林謂為二

許昌有西湖相傳曲環作鎮時取土作城因以為湖先非獻呂公為守因稍浚之嘗有詩曰綠鳴東陂已可儲更因雲齋征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向夕舊湖都浸月過客新樹便留烟使君自欲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記年其後韓持國作亭水中名曰艤江魚鳥一聯陳白沙嘗書于扇背野軒中固知詩以人重也

上林色

泰州西溪鹽倉即海陵監也呂文靖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曰異香穠艷壓羣葩何事栽培近海涯開向東風應有恨憑誰移入五侯家范文正公涖監因題曰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因二公詩筆續和尤多詳見宋類苑

桃花馬 張玉笥歌天台九曲溪流芳解蔽春水浮丹光俱言天台者意必有實事可據也

名勝志云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勲臣胡公深之葬花馬也公征陝友定遇害馬馳歸悲嘶而殞因葬之號白馬墓章溢有詩曰硃砂染鬣色重臺勾引春風上背來愼勿解鞍橋下浴恐隨流水入天台詩見馬祖常石田集首何作白毛紅點巧安排三四句字眼亦異以元詩而作明人彙書乃仍其誤何耶

愁題草 漢書地里志清河郡有愁題縣師古註云愁古莎字

愁題草生白帶山石房山縣西南十里亦稱小西天石經山隋僧靜琬承南岳思大禪師付囑自大業迄貞觀刻藏經於石沙門智苑續成開元時金仙公主重修葺姚淶靖詩有云峩峩石經山連峰吐金碧秀氣鍾愁

題勝槃擬西域竺墳五千卷華言百師翻班公羅雙滅鐵筆寫蒼石片片青瑤光字字太古色功非一代就用耕鑿人力大哉洪法心吾徒可爲則爲磨閒紫栢尊者復經理其蹟而憨山和尚爲之記

石橋碑 宋文憲前生爲姑蘇半塘寺僧二世刺血寫華嚴經後以影筆補完見歸來世雜記

王梅溪自云前生乃嚴伯威爲族叔之師又有紀夢詩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將僧呼我名劉道者前身曾爲石橋碑日嚴日劉盡悟夙因兩世交世之長者多是睡生半行中來偶現慧業文人以淵宿願若逃來文懿幼習制藝于屋後之瑯琊山自署曰圓覺洞大卅後有幾蔚僧來訪云其師曾手書圓覺經一部未竟爭而示寂遺命於小瑯琊訪之循歷名山始知在越

文徵一見欣然爲重書一册畀持歸蜀而留其原本於宅聞日篤定其書法毫無分別壽孫曾藏與余善言此蹟事今寄之張方平遊瑯琊山寺籍寫楞伽經中語東坡序之刻于浮玉山與文藝同

見心斯道 見心名復元待郎斯道即廣孝

明初詩僧二人先宦而後僧者來見心也先僧而後宦者姚斯道也金盤蘸台來殊域玉椀醍醐出上方一則娶道衍而委順所謂把髻投衙眞賊現在也江木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一則驚病虎於同儕得切看毛拄劍血濺梵天邪

幽州臺

阮步兵登廣武城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眼界

附祿令人捉摸不定陳拾遺會得此意登幽州臺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似令讀既邂逅路岐不知是哭是笑太白詩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是阮以劉季爲豎子也遺山詩成名豎子知誰謂擬喚狂生與細論先儕欲除準沐猴而斗量之也蔚宗有如要前白眼以待

感遇

從孫門關是有感遇[illegible]一晰拌以問世後以博學鴻詞爲不進其子沖爲松江別駕文子與役於官者有一孫業家爲僧詩亦無有傳之者嘗貽余詩二首結云後先一話[illegible]二朱陸何曾有甚同文日他年戎馬經臨處試寞花詩讀盡蕪滄南游學時也

嗣宗詠懷詩尚邈卓犖續漢魏之遺徽杜齊梁之輕靡至其刻而陳伯玉張子壽倣之作感遇詩陳之奇瑰張

之張芬當今潘陸顏謝蹤而却走而李滄溟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謬矣王適見子昂感遇詩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張說與張九齡遊讌皆曰發出詞人之冠

挽歌

挽歌者即左傳虞殯之類譙周法訓曰出於田橫之門人世所傳者薤露蒿里二曲事物紀原曰李延年始分之薤露以送貴人蒿里送士庶也薤葉至滑露水易留比光陰之迅速也蒿郭湯衍嘉樹不生喻來埋之罹維也

雙角

晉書云橫吹有雙角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惟滑

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惜其曲不傳　延年倡也北方有佳人一曲致動武帝之問

故當上絕倒孟蒙然出俳貢庸絳灌佛燈

李斯鄒琴歌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坐

琴言無言是欲稱有聲音琴者不言琴也

雍門高琴引按何因酒半偶爾往聽吾琴之所言序云

秦倡也見宮女列坐龍庭乃彈琴歌之漢無名氏詩說銅爐器一首其發端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其器可見嬴秦以前聲歌廣有特以祖龍一炬未盡傳於世耳西山易水見之史者人皆信之飯牛擊鼓扊扅不得之傳音調殊絕何遽謂後人偶托耶　漢哀黃門名倡有丙疆景武之屬其朗雍門高之漢宣戴在梁則曰舞妓亦唱文始舞之自漢以後專隸教坊矣

花月

唐人有春江花月夜一題同時張若虛張子容皆賦之若虛凡二百五十二言子容僅三十言長短各極其妙增減一字不得讀此可悟相體裁衣之法亂題翔自陳後主隋煬帝有絕句二首温飛卿亦有長歌

纖巧句

初唐有極纖巧句如盧照鄰竹嬾偏宜水花狂不待風上官昭容石畫妝苔色風梭織水紋張曲江簷風落鳥毳窗葉挂蟲絲張燕公寫山殷賢齒書石笋無鈴使拋其類名示人米有不信以躍黃者如王勃爲風洲脫葉

螂露流秋枝袒豚稍涼初吠蛉鄉老半酣燕常貧樊嶺冰紋簟香銷蘇字魚耶士元蟲絲粘戶例以水中床幽買角螢從枯樹出蛩入破階藏牡牧小頑娃欲語幽笋稚相携又莫不羨其精思冥會若意臨摹然由前觀之尚爲細迤由後觀之是日巧遲兩兩掛較以悟其微始覺迤川之妙存乎一心之語古人不我欺也

何斷意不斷

詩有何斷而意不斷一氣迤綿十字如一字者庾肩吾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發例於此太白子美集中最多而摩詰手源蘂妙亦有二家如古木無人徑深山何

處鐘將斷聲前樹遠看原上村之類未易枚舉初唐則如楊師道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王勃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繼此則如裴迪入門穿竹逕留客聽山泉祖詠一身千里外百舌五更頭錢起清吟送客後微月上城初劉長卿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張籍月色當廳入鄉心半夜生杜荀鶴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羣李中偶尋花外寺獨立水邊樓皆融貫入神毫無朕跡袁家所謂着鹽水中飲水方知鹽味者惟在牖類攻逝琢耳

七言亦有

七言中亦有此法王杜高岑尚矣外此則如嶺迥頭山
一　看皆與竹樹叢叢不成張謂竹裏登樓人不見
花間近路鳥先知戲綸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
人還皇甫曾聯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劉長
卿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劉禹錫面帶霜
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韓翃落日澄江烏榜外秋
風疎柳白門前溫庭筠三秋梅雨愁楓葉一棹進舟宿
荻花許渾溪雲初散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許渾
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不獨上下渾化風致
嫣然尤妙在不斤斤作二五句法舉一斷以該全雖無

亦為余收拾之一助乎滿長公重遊終南詩溪上行宗還樹宿雖人無非背重來夢逐殘雨歸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賓伯生和馬伯庸詩退朝每想花邊散得何應從竹上題宗仲樂浮山道中詩入境漸聞人語好看山不服馬行遲無謂宋元人不知此中三昧也

弘秀集

李龏弘秀集自云三百年間得詩僧五十二人然寶月梁人也行路難本柴廓所作梁書謂寶月善音律武帝特勅其作歌以教太樂恐標咏人也有咏山水孤石詩何得援以入唐施匪莪唐詩消滙如沈滿願弘執恭之類皆不細考用古律名誤作絕句皆無人正之

烈鶴山詩遂錄入杭報新晴炙鐵衣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當於先生墜秋遂滿頭見無名氏偶書二句夜半梅花深雪裏小窗燈火讀書聲以爲其境清絕非肉食人所能理會偶蒲鶴山詩因并識之

碧玉樓 白沙爲總督朱英所薦憲宗以古命圭爲聘遂建樓藏之黃泰泉詩百年聞道屬斯人碧玉中藏太古春郡湛若詩碧玉樓前千以尋肯容狂簡濫簪裾

周茂叔嘗訪佛印元於鸞溪聞滿目青山一任看之句一日忽見窗前草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語呈印印肯之三山林兆恩曰朱子謂濂溪拙賦雖以

道家語令即佛印事觀之則二氏之學亦濂溪所不廢也余按陳白沙臨終詩托仙終被謗托佛乃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乃知道學二字埋沒人多少性靈苟非上上根器鮮有不被擔板漢戕者白沙句似靈源叟井提嗣說話

尋藥草

羅念菴夢中贈道士詩談道人多知道少閒來漫向閒人道見說人生百歲期何事紛紛頭白早求易走分至難倒倒得求時成至寶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即純陽子亦向人間覓秋石意念菴從事良知之學而又透徹元關殺後現身鄰下復有見之燕遊遊上

者非無自也

四大奇人王晉溪爲本兵與陽明初不識面得其畫像懸之中堂與相對痛飲緒嵩子曰三見如此方爲天下奇男子

明代三百年四大奇人皆出吾浙劉誠意方正學于忠肅王新建是也三公之才品學術惟新建足以兼之乃於拯溺建功之日毅然急流勇退之心一則曰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再則曰何時卻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合諸閉門原是閉門人之語即謂公爲儒爲佛爲仙都無不可而必於俎豆一席橫生訾議得無與蚍蜉之撼大樹耶文成卒後門弟子言曰先生之學本于致知而貫之爲支

郭發之為政非在紀顏敢諫為節義在誅亂討賊為功業三百年金人先生一人而已孫奇逢理學宗傳深得其肯

七十四回遊（詳見玉游）

洛陽劉伯壽名几溫叟孫也耆英會中人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院記其歲月蓋七十四次矣後其孫之靜偕玉櫳道人至其處追憶前蹟留題壁上云爛紅一點山浮瀝夜半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牕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張芸叟嵩堰錄記其遇仙張汝游明道雜志云有道術一云自號玉華悲云每撥當草步虛兩侍兒乘牛吹笛行山谷中醉而歸余少時嘗與孫燕參玉石甫三上嵩燈峰夜仿虎穴而歸更欲一登

滅不可繼七十四回安得有如此濟勝之具耶孫名宣化家姪同傍生令瑒曲王名永奐與余爲中表制詩存

精神

元豐中王岐公餞文潞公歸洛詩有精神如破貝州時之句用白樂天上裴晉公詩聞說風情筋力從只如初破蔡州時

合離　馮敬通自陳疏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此所裒莞藪之憤夫有不能已於言也

晉顧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按晉書殷浩傳引憤子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摭蓋用其語也又蘇秦傳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近有人反其語曰富貴則父母不子貧窮則親戚畏懼可爲世道

人心一慨 渭南詩衆士邀同學鼎門與議婚信陽詩身經貴賤知交態事到安危憶古人俱妙

隱侯 文太青隱客像贊有日月不以斧修益白日不以海浴增紆夫如是斯謂之真隱

河南志虞元明侯山記云漢有王元隱於此山景帝可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宋之問詩王元拜隱侯指此王介甫草堂懷古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坡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烟蘿世人以爲沈休文誤矣

明府 漢制藏錢之所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漢書王生謂龔遂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齊書沈麟士語張永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則明府二字乃稱

太守之詞自唐人用入詩題并入詩句相沿稱縣令矣
共於縣尉或稱少府如李供奉贈瑕丘王少府杜工部
贈華陽李少府之類然少府在漢自屬宮禁近臣而邵
二泉謂即今之典史亦踵唐人之誤也明詩有稱縣令為使君者尤非

相公

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肇見於此王
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指曹公也

寫真頰上三毫乃寫真神品

描貌曰寫真又曰寫照又曰寫生俗所謂傳神行像也
顏氏家訓曰武烈太子偏能寫真梁簡文咏美人看畫

詩可憐俱是謫誰能辨寫真老杜天育驃騎歌故獨
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起人物俱可言寫真也

驢系船

前逕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御河漸蹇驢無力牽船纜
行到楊村日已昏此馬虛中舟文楊村作也驢系船正
與大系船相類朱正獻公本至治集有驢系船賦虛中
名臻有霞外集

金游　毒字有作青字者尤非

金游地名也在交趾水經注所謂金游濤渚也張文昌
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游刻本訛作麟

潭水松風

岳忠武題湘南龍居寺詩湖不爽生月松風夜帶秋窕是非人作何不止緊峭動人又題池州翠光亭日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皆作家語

冰絃彈月

有客泊湘妃廟夜半偶見兩衛入廟中置酒鼓瑟迨明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廟目題詩壁未乾云碧壯紅薇縹緲香冰絃彈月弄淅涼悠然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此係許彥周所傳今謂吳皇未必肯作唐調被是水仙之流也

天韻閣

木居士

衡州耒陽縣鼇口寺有木居士遠近祈禱無虛日韓昌黎作詩譏之所謂偶然喚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後因禱雨不驗縣令怒焚之蘇東坡聞而喜曰世間有此明眼人乎其後村民復刻像以祀張芸叟謫郴州題詩於壁曰波穿木透木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 牛王姓冉伯皆

司業張籍祀爲大王豈但杜十姨配伍湘公耶

社公擲

吳康齋嘗畜一雞為狸奴所啗戲以詩告社神曰茅廬深隱白雲間養得黃雞作鳳看將有狐狸來咬去家無良犬為追還甜林樹下毛猶濕苦竹林中血未乾欲寫青詞申上帝先將詩告社公壇不知此雞與吾家處宗所畜何似而聽若悼之如是

傀儡吟（麻黃段綸徵巧匠揚思齊造傀儡太宗怒其淫巧削綸階）

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渾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此明是傀儡吟也當是南內後作囘思天寶風流真是一夢指為宋人遊春黃胖諸詩那能如此蘊藉（傀儡一作窟磊子云梁鍾詩疑誤）

杏藻

宋徽宗既北狩有御筆畫扇　高廟思慕高宗每把玩流
涕一日有大璫竊出示康與　之與之給璫入內取果核
遂泚筆題一絕于上曰玉輦　遊遊事已空尚餘杏藻繪
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　吾夕照中璫出見之大
懼而康已醉無可如何明日攜入內廷伺間叩頭請死
高宗取視之一慟而已北肥　之慘若越人視秦人之
乃享尊榮之報於逖
齡豈果射湖兒後身刪
吾見以有啟丁阜陵
侯城　仁宗嘗語廷臣日
雖皆忠臣因宥其
孺
方正學之殉難也詔令籍其
其魏澤自刑部尚書謫

爲亭游射乃匿其幼子以故方氏有遺胤後過其故居有詩吊之曰當與衛雨過侯城撫景追思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正學欲行三代之法于建文遂致靖難之禍山中自全豈讀周禮講衍義者所肯出乎然謂其盛名難居則良是也

魏守彥思深水人讀彭惠安臨江詩及陶子昌吳王濛歌華除一事瞭如指掌已

宋代孫

趙忠定汝愚既去國太學生敖陶孫作詩門左手旋乾右轉坤群兒相煽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

痛極原一死阿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
乾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佐胄閒之編管嶺南陶孫字
器之

五世孫

司馬夢求為沙市監鎮至元十二年殉江陵之難劉麟
瑞昭忠詩目下官名姓君知否涑水先生五世孫魏公
溫公同為宋室純臣兩朝顧命清忠粹德其曲請為何
如者而子孫判若薰蕕若此何哉
元兵入關姚燧寧朱
後欲降之日安有廝
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南軒之孫張唐起兵復湘潭諸
縣及敗被執口若懸河罵曰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此
二公者方不愧
乃而一生道學

三百口

僞吳讓皇溥既禪位於徐知誥遷居鍾山渡江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幃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史稱溥諸子姓約近十歲徐氏必賜冠帶詔勅即日捲之嗟乎何慘酷至此吳王女子璉以知誥女爲妃既篡位以女爲永興公主女聞呼輒悲感不勝未幾死

十九年閨人知有牧羊詩而不知有城眉篇以窮蹇論人未免皮相

福慶林春元七歲能詩有人以牧羊試之者即吟曰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裏伴

過蘇卿十九年後歸於鄉更名章字初文謝在杭廿歲題牧羊圖上秋飛雁來何晚李牧羝羊十九年尤有風味

杭石頭

楓溪陳老蓮洪綬當鼎革之際與姜綺季廷幹朱仲聯曾盤遯跡湖上嘗書先大人扇頭曰世事悠悠杭石頭頭陀不上聚書樓且從積禍閉拙學倘見春秋大復讐老蓮以畫擅名自號悔遲雜山水西老呂禱其嫡弟也從之學畫而變其習與余訂交於金臺因地震墻壓死無後

李于鱗答許殿卿詩彭澤妻孥相對老淮
遊天外南賓客自言尊卑乎何據但不備禮之資

將許名邦才爲副
藩長史有梁園集

淮南王雖見於漢武故事及神仙傳益好文而尙異者也樂府舞曲云淮南王自言尊又曰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又曰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此卽誤稱寡人罰守都廁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之槩也
焉猶龍曰漢法深峻而武帝好神仙賓客托言入公同昇之事以娛帝而息禍耳此言良是

女道士

蓮天錫咏吳山女道士詩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掃獨坐蒼苔

補道衣序畧云浙民丁姓者棄族為全真忽召其妻入山付詩四句云姻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谷鎮長寂抱膝而逝其妻遂束髮簪冠為道士不下山者二十年因賦此贈之丁號野鶴其妻姓王名守真有祠在紫陽山

吐綬鳥

庭院春陰護薄寒山禽飛下玉闌干胸中錦繡無人識向東風自吐看右見鄭允端肅雝集可爲借題寫意悲湮沒而無聞之証允端字正淑宋丞相安晚五世孫適平江施伯仁卒於至正丙辰年三十族人私諡曰貞懿武林錢惟善序其集

柳亭詩話卷十五終

柳亭詩話卷十六

目次

筱亭詩話卷十六

山陰宋長白纂

## 古歌

皇娥白帝歌許由箕山歌虞舜卿雲歌夏禹玉牒辭皆以七言成文古與天成大似出土法物即使後人擬作決非漢以後語至若飯牛歌履霜操則又聲情俱到非身歷其境者不能也

## 木蘭歌

（[illegible]大人渡江歌文雖出於趙宋但非西京以後人語）

七言長篇斷推木蘭歌爲第一相其首調非齊梁以後人能辦仰觀明遠亦當頫首或以朔氣傳金柝寒光照

鐵衣數語疑出於唐宋未見六朝文集者也樂天長恨歌微之連昌辭鄭嵎津陽門詩鋪序非不句瓣然大段有痕跡可尋難云天衣無縫矣稱其君曰可汗志其地爲黃河必拓跋氏之世也或云隋人煬帝遊之而死贈孝烈將軍此小說之承後附者而宋氏樂書猶載之何耶文苑英華謂韋元甫作魏孫淵曲予述作俱謬

盧女

樂志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應叔之妹也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爲新聲王右丞楊駙馬秋夜詩對坐盧女同看舞鳳皇張子容除夜逢孟浩然詩妙曲逢盧女高才得孟嘉皆本此若盧家少婦鬱金香則屬石

折數十六生男字阿侯者也

三郎

東坡開天遺事詩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見劉朝霞獻俳文於明皇事所謂遮莫你古來五帝怎如我今代三郎明皇兄弟六人其一早亡寧薛二王兄也申岐二王弟也劉方老將指哥舒翰八姨則虢國夫人

四目　撥火流鈴詳見道寶詞疏神咒

杜牧之詩老翁四目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上句用大儺呪蒼舌緑齒四目老翁語而刊本誤以目爲日下

何則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東坡芙蓉城詩仙風鏘然韻流鈴本此眉山張遠霄遇重瞳老翁以竹弓一鐵彈一質錢三百千夜有人謂曰四目老翁君之師也遂遊青城山得道仙去蘇老泉有張遠霄贊

史記典論

老杜瘦馬行此豈有意仍騰驤用史記鄒衍傳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諸葛一首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上句用典論傅毅與班固伯仲之間耳下句用陳平傳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則定矣庾子山有目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欲爲詩者斷須自博學始

泗州塔 前得泉淡潛望祝詩來遊不淺含 臨與且喜南風迎去船然有意味

東坡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語氣全用劉夢得同施於畦其時在澤伊種之喜乃穡之戹同舟於江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李德遠東西船行賦其意而檃括之似不如檃括之一語包盡也

琵琶 干寶搜神記作頻婆郭忠恕佩觿曰麒麟琵琶之字才子從俗而入聲則批分冰可以用

蔡可思記異錄溫州來使君有一妓善胡琴忽亡追悼之有詩曰魂飛寥廓見無夫只任人間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作仄聲王百穀青琴詩引之 此詩見莽蒼集云悼楊氏妓

浙字琵字

白香山上裴令公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浙桃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浙字從仄琵字亦然又有酒餘送盞推蓮子燭淚粘盤壘浙桃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溪野枇杷之句樂府宣宗弔樂天詩侍兒能唱琵琶篇則指潯陽一曲

司字

司馬司字作仄聲老杜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武黃門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肯名利尚相從白樂天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亦止于夏官用之條司字兒東坡詩要以蒲陶爲幽浙青紫爲紫青君湛湛字作仄聲花絮絮字作平音皆遊戲

成文不可爲制

而字

歐陽廬陵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鱸魚消魂惟別而已爲韻坐客七人亦用子美聖俞平甫明允姚子張焦伯強也老蘇得而字押韻詩殆宰而介甫復作而字二詩其一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用考工記梓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謂頰頷也其一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須客兩忘我與而亦歷落有致而或謂欲與老泉爭勝似未必然

長裘丈 布裘詩日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并不計丈與城矣

衆人亦有然多爽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
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用老杜茅屋為秋風所拔語
覺山宗作六合被還遜二公度量

酒債

岑參詩愛客多酒債又云家貧酒債多胡堤荅梧雜記
云孫椎有叔名齊嗜酒不治產業嘗負人酒錢謂人曰
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或云老杜酒債
尋常行處有出此按提嘗筆削陳東伏闕書為當事所
忌編置邊州則此事必非無稽之談然他書俱未之見
太白贈劉都使詩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爲
哉戲四出口頗不然後人誤指為凡北游作

望闕亭衛公既北遷著文數十篇殆皆以忠憤之雖抱至冤固不爲很歐陽永叔欲以衛公文與昌黎並稱曰韓李而汰柳州

李衛公在珠崖郡有望闕亭公題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悱惻可傷不必入白孤寒齊下淚也

滹南驛衛公起家任子功業炳然殁後能示夢于令狐綯故是一代偉人也與感雷陽之竹者後先輝映矣宋人謂趙忠定是其後身

衛公又有過滹南驛詩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較諸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句厚薄爲何如耶

悲樂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見方勺泊宅編余謂史部背顧性成凡其所悲慾深惡夫既不自悲而又禁人之悲者也分司天趣悠然即其所樂於詩酒琴棋之外憂生歎老去國離家之慘無處無之詩凡千首水村術一身愁亦各從其志也

露兒

宋元章詩飯白雲留于茶甘露有兒人不解露兒語往叩之元章曰只是甘露哥哥耳要于見王母內傳少陵

付飯抄雲子白之句下句故是老顏卞色語也

南宮

周書立政篇庶常吉士乃總結衆職之言而今事傳能選用庶常亦相沿為故事也

漢建尚書省曰南宮鄭弘為尚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閣上以為故事陳忠亦然是南宮不專指禮部也至唐以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後人遂以南宮屬之禮部矣老杜別唐十五詩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謂賈至也至時以禮侍知東京貢舉故云下句則用賈逵事以切其姓

腰帶

謝惠連擣衣詩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王元禮行路

難云猶憶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謝語懇至王語激切處人則情懷遠總不越其神理

細腰

王僧孺詠姬怨曰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爲姬人自傷自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留皆眞情實境詩本傳謂其文多麗逸喜用新事如此種句麗逸不無然何嘗用新事耶

月隨人

朱超舟中望月詩大江濶千里孤舟無四鄰惟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截去後四句方有神氣否則舉體拖沓

吳江詠在試院賦終南餘雪與四句有司薦之詠曰已盡

螢苑

廣陵大儀鄉有螢苑按隋煬帝於景華宮求流螢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如火光滿巖谷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春草鬬雞臺上句指此下句借用吳王夫差事張蛻菴螢苑曲曰騎行不用燒紅燭萬點飛螢照山谷又曰腐草無情却有情年年爲照雷塘墓好景紅輝之歲阿麽早已自道却也東武子映以讀書螢諸傳爲勝蹟丁崖州對之裏中責其財賄並籍丹鳥遺蹤何其與也

將軍引

負勵勒伯玉勿爲寨主又嘗與伯玉自繫於獄亂兵以爲棄囚而縱之壽至一百二

十五歲

俞指揮民輔南征入粵誅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名眞順從其父周伯玉依溪頭寨俞兵將臨眞順裂長歌曰將軍引令伯玉上之俞覽詩大喜斂兵而回一寨獲全詩曰將軍開國之勳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徹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illegible]岌帶踏地來不減睢陽晉羊祜此時將來明主恩發非小大

龍韜大開湖衛制力而期以忠義勵高旻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筐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里雲熊龍夜臥千溪月去歲壺陽戍守將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為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箋願屬壺民頌太平磨崖勒貲韓山石余嘗聞彤史嫩一書有勇畧文藻二部若貞順者殆所謂二美具者耶同時三衛宋氏題常德驛壁詩太祖見而郎之婦人作長篇者僅此二人告不朽大集也

翠微亭

岳鄂王將兵過池州登翠微亭有詩曰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

岳鄂王祠解兵柄建翠微亭於湖上恭傷忠武而隱諷其意也讀吳希言剪頭仙人傳則三字獄之冤至今未雪

銀瓶娘子祠劉瑞孝娥井銘有曰娥呼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

下逢吉序銀瓶娘子詞曰娘子宋岳鄂王女聞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詩中有云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萬歲千秋露神采來元成引金陀粹編辨銀瓶事詳見樵書第九卷然逢吉去宋不遠其說自當有據

蕘云仙戊辰春與吳聽翁尋天石窗中棠舊倩余度霞往尋其蹟

張光弼詠何立事結句曰視身已是別軀殼一領裘衣

也是多諳碁云立爲邢衙官受素柄揹衙東南第十山恍若見檜令歸告其妻曰東窗事犯矣立復命後樂官學道蛻骨在滁州元妙觀人呼爲敝衣仙按檜嘗夢游雁蕩悟前世爲老僧而誤國殃民竟至於此泥犁之報豈十佛所能懺哉歸來世雜記作涉袞與人何中立與盧陂集所載不同

雜識曰

鄭俠字介夫初從王安石學後舉進士監東京西上門時王方秉政以詩致之曰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里焉得此言通使雜邨能於此詩致警又何必繪

流民圖出謫安置英州號大慶居士還鄉後更號一
[illegible]和元年夢鐵冠道士遺之詩乃東
政事列行二章
以校其孫而來

捶楚 唐書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訖奏聞

唐制參軍簿尉皆以士流任之故有戎幕十年而歷樞要登翰卿者有自縣倅而入為給事御史者其職甚重而其品最卑小有過愆不免笞杵之及殆與府史胥徒同類杜少陵贈高適曰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昌黎贈張工曹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閒杜紫微寄小姪阿宜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痏語曰刑不上大夫則自此以降繫可

知已而或者謂職在錄囚日與推鞫相習非身受之也然嚴武杖殺章彝則留後刺史亦在鞭笞之下彼區區小吏所足計乎

鳴鏑 宋書蒼梧王以骲箭射蕭道成

鳴鏑曰鏑俗所謂響箭也亦作骹魏百官志云拜三公賜鶉尾骹箭十二枚亦作髐元稹江邊詩破竹箭鳴骹皮日休言懷詩髇下撲金髇李白遊獵篇雙鵂迸落連飛髇椒如京題較獵圖鳴骹直上三千尺皆互用廣韻作骲字隸入聲四覺部 按周禮輪人云其一以為骹圍註云人脛近足細于股者徐廣日骹車輻之骹也

## 畫學

政和中建設畫學以古今詩句命題其一烟鎖橋邊賣酒家善畫者惟於橋邊竹外懸一酒帘而已其一踏花歸去馬蹄香於馬後畫數蝴蝶其一萬綠叢中紅一點於盛樹濃陰之內有半面美人凭樓遠眺此皆得其神趣者也曹松題霍山日直是畫工須閣筆況無名畫可流傳

## 樹雜

梁元帝巫山詩曰樹雜山如畫林暗澗浮谷李君實曰山之精彩浮動全在於樹樹雜則穿插掩映有幽深層晉之趣元帝善畫二語已破山水之的都符制貫曰善

詩如攻詩意到自高務 姚思白作秋林圖自題其上曰 悲秋悲楚客宋玉最工參揉兮若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言外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

界字

徐凝詩一條界破青山色用孫綽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張敘南征賦界飛流於阜滿凝嘗以此句與張祜爭能而東坡極詆之以太白在上頭也

女墻

左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註云堞女墻也釋名曰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睥

雅曰睥睨也劉文房詩女墻猶在夜烏啼劉夢得詩夜深猶過女墻來多言夜景者以堞樓掩蔽落照易昏云耳

文衡 王仁裕事畧同

裴皥爲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張礪馬裔孫也清泰三年裔孫知貢舉榜發引諸生詣座主宅謝裴以詩示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此實一時之盛較諸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差遜於楊嗣復之真盛耳

明月泉 伯玉名瑞獻吻公出介甫共鸞留守固者治平間知越州事唐時有一張璪字文通守琴長衛題其書數郎元覽觀所謂無事者登者畢宏當問所受答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張伯玉嘗過姑熟見李太白十詠歎美久之周行泉石間見一水清澈詢土人曰此何名以明月泉對張曰太白不題此泉應留以待我也遂賦詩有曰至今千丈松猶作數若雪不見纖塵飛爽泉照明月按清溪有半月泉蘇長公嘗題絶句至今石刻猶存而端公遺句姑熟無有知之者 蘇子瞻端姑熟十詠不類李白王平甫曰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後爲厠鬼所惑而死

拾山法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嵐映翠空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回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霜鐘難席卷繫船來聽響玲瓏此詩起甚奇凡通篇亦極穩貼非信口亂道者詳見宋文鑑註云湖口李正臣蓄異石九峰因示東坡作九峰詩後石爲好事者持去崇寧元年山谷繫舟於此正臣來訪出前詩追和其韻按坡公原題曰壺中九華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

將石公

唐鄭瑺於劍南象江得怪石紺冰而平理彈之有好聲遂歸滎陽費錢六十萬雖贊三泉奇章何以過之東坡因王晉卿欲奪仇池石往復錄來至心無一物可謂玩物而不爲物移者矣

米仲詔以百夫運房山奇石至良鄉不能前衛以赶逍

獲以贈昱薛千仞闕名代石作詩以報仲韶以詩寄之葛震甫作長歌紀其事末云主人好禮敬石公刷物將豈廿年寵不如就此樹高閣居處常對飛來峯老顛袍笏之後餘韻猶有存者惜不令楊次公見之耳震甫名一龍（庾秦草有試問堂前石並代石各各五律乃知此公被年寵者不獨應之中李朱之森沐也）

東園椰

天台朱氏本素封之家後中落鬻其廬於鄰價既成作詩曰自我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椰他日相逢是路人其鄰見詩即還券并以值畀之此鄰不減蘇長公惜逸其名氏也

文獻祠

張曲江為有唐一代人物立朝大節在首識祿山之姦明皇徵以風度稱之末已少陵八哀詩亦未盡其底蘊臨海日謁文獻祠有曰一代孤忠在千秋大雅存詩才推正始相業憶開元瞭目陳金鑑蒙塵想劍門更吟羽扇賦搖落不堪論此詩穩而確勝於張承吉謁始興公廟區名大相高明人萬曆間官中允

黨碑

安民乞免鐫名碑上琢玉坊工人李仲寧辭恐雖賤人心尚在也林靈素以遊上青牛聳動人主及見元祐黨碑乃稽首徽宗怪而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

首嘗有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又嘗上疏曰蔡京鬼之首誤國之賊遂封鎖前後賜物私出國門而去林之强直如此不得以方士少之

王介甫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景文公曰人不可以無學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

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吟介甫聞而笑曰歐九不學之故也不見楚詞曰夕餐秋菊之落英乎

蔡永公曰可惜歐九極有文章此劉貢父譏廬陵語然歐公郎不讀書斷無不讀楚詞之理蓋菊不宜落而落屈子正自狀其放廢半山君比魚水而以落英自況故歐公以不比比花飄之也

川爲神

正德中流寇犯河北攻裕州山陰郁采爲州同登陴督死左右曰有母在采曰背是偷生以爲孝乎以母托其友州士傅會州守開門迎賊乘勝入采巷戰被執駡賊死賊支解二旬始退士傅於亂屍中辨其骸而殮之哭以詩曰身後春秋有是非路人爭以口爲碑冝於岱嶽捐軀日怒若雷霆駡賊時邪恐范滂猶有母可憐伯道竟無兒梟夫我墮睢陽淚半月荒城未裹屍高陵呂柟爲撰墓志并賦裕州哀七章其末曰結交結君子生死皆可訓要如郁亮之但看邢士傅亮之采字也紹郡志

雉帶箭

韓退之從張僕射獵徐州賦雉帶箭曰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蔣楚穉曰出復一作伏欲按雉出復沒而射者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伏字亦不宜重爾雅雉五色備曰翬杜預曰雉有五種東曰鶅西曰鷷南曰翟北曰鵗伊洛之間曰翬寇宗奭曰雉飛如矢一往而墮故字從矢李時珍曰尚書謂之華蟲曲禮謂之疏趾

蒼巖草

次兒放歸自嶺南撿其篋得蒼巖草一帙知爲裴園高比部新咏挑燈細讀輒歎中州清淑之氣繚繞于楚江

越嶠間也岑川道子於其言摘其警句曰篇首高懷天地渺古道性情真直自寫照如雨消江岸暑帆挂曉雲祇愁人秋雨急遊子晚風寒開裘金鑿詩盈篋說劍星寒酒滿斟以之送別情何圓耶若官閒容問字情至樂銜盃但看心如水何妨月滿船至故園頻問訊深夜毋忘眠骨肉知無恙桑麻頻有年謂比于墓荒丘葬古寒雲鎖深殿于秋夜月明輓沈太守無端造次西風起泰詩先類第一峰篇句不與唐人然無非倫教不涉閒情艷語豈非性情中流出乎嘗此以誌風雅正宗并爲矯枉與詭隨者戒

華嚴洞

蜀西濛川縣華嚴洞去縣二十里相傳有桃花片闊寸許自洞中流出石壁上有詩二首擬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跨鶴歸來不計年洞中流水綠依然紫簫吹徹無人見萬里西風月滿天不著年代名姓要是高人遺蹟也

第一人

唐有二李揆其一相德宗者中外稱為第一人盧杞擠之出使吐蕃其主問曰爾國有第一人李揆者得無是卿耶揆懼留曰彼第一人豈肯來耶大蘇送子

出使契丹詩聯千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正用其事

古北口　見塞北小鈔

古北口僧寺刻蘇文定道中詩曰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廻長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按宋史元祐間轍嘗代其兄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軾文及轍茯苓賦外國重才如此至梅宛陵詩織錦以售番舶而中原人士反掠之又下石焉者何也

對奕

王中山與人對奕未嘗致思或將敗輒以手亂其局有

詩曰莫將戲事惱其情且可隨緣遣我誰識乎能忘情於得失者乃又有詩曰誅輸寧斷頭斷喉仍非類則執拗之性不自覺其敗露矣至題謝公墩詩并爭名字於千載以上豈獨受氣太剛一端而已耶

復官

成化時李文達奪情起復羅太史一峯疏諍謫去益學士陳文之譖也及文死山陰薛御史綱投以詩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李文死在陳之前也萬曆丁丑十月朔彗星見西南光芒亘天時江陵閣外艱方四月有奪情起復之議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上疏而諫下詔獄而刑背艾員外穆沈主事思孝復以疏諍俱刑杖謫戍鄒進士元標復上疏諍亦杖戍有為

詩話開之箴銘者曰抗正身不正用賢不賢思孝心
向吹中有遮始介者戈能瞽病元標欲排天五賢一不
背十樂不須倒事詩點變
忠孝非時時亦一典故也

直使西域

曾棨送陳郎中子魯直使西域結句曰却笑虎頭班定遠身親百戰覓封侯王直亦有詩結云想見遠蕭歸聖德自西河水亦東流金南陵曰曾詩結語諷字字情深王詩結語頌字字得體可以並傳

朝鮮倡和

成化中張寧以禮垣來使朝鮮與陪臣朴元亨倡和百
謝寧詩有溪流殘日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之句朴

閒鎖日不能和矣 吳有方洲集其侍妾樂香晚翠皆死守節四十年不下樓詳本傳

買笑行

湯廷尉沐有買笑行曰東鄰買笑費萬錢西鄰亦不減十千半爲身衣翡羅綺半爲首飾收花鈿蹴來妝束諧背沐夜夜歡聲徹華屋自言龍虎得同登倚攻鴛央不孤宿張姑李姑出來往買酒烹羔會親黨不知荆布糟糠人欲寄緘語正補紉自詠云丙辰釋褐後鄉里同年多有詞發者因作數行以發謔厚者一笑 湯字沂淞弘治進士有論詩文諸作雅崇古如一稱其定詰定識非餘人可及其家孫世賢游心風雅尤工八法王弇洲所謂湯湖州也

白頭翁

弘治中有老儒貢授校官為少年所侮翰林中相知者題白頭翁畫贈之系以詩曰澗谷多年滯羽翰上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容白看盡春花雨後殘魏文靖謝忠介皆起家發校而卒為一代名臣人固不可以遲暮論也昔鬻熊之對周文王曰捕虎逐麋臣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時年已九十而文王師之彼白面書生烏足較輕重於其間哉

白犢

李太白田園言懷詩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白犢用列子宋人好行仁義之事與巢翁共馬相同清流則許由事

柳亭詩話卷十六終